



我的老股长

□ 叶瑞刚

在我二十八年的军旅生涯中,遇到过几位好领导,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我的老股长。

他叫毕仁伟,贵州盘州人,与我非亲非故。一九八七年四月,我奉命从边防营部调到守备某团军需股。后来知道,这个位置有好几个人盯着,要不是毕股长的极力推荐,我是不可能调来的。

我参加的第一次股务会,毕股长说,军需股的工作是管吃管穿,政策性强,标准要求高,工作做好了,不仅能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而且能更好地展示威武之师的形象。反之,轻则损害官兵利益,重则违纪违法。我们都是党员,要听党的话,用好手中权力,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他声如洪钟,仿佛整栋办公楼都能听到。

股里老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毕股长带领我们率先分批参加全将军需大专自学考试,鼓励我参加中央党校自学考试,取得本科文凭。

工作不久,上级通知:总结上报军需仓库建设经验材料。毕股长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我答:怕写不好,建议请政治处的“笔杆子”帮写。

“自己做的工作自己写,只要多写多练,没有写不好的材料。”毕股长边说边从铁皮柜里抱出一堆材料,叫我先看后想再动笔。我看完材料,加了几个夜班,写出初稿,送到他办公室,想侥幸过关,结果到被他“枪毙”了。

一次又一次修改,一次又一次被“枪毙”,有了畏难情绪,甚至产生回基层当司务长的幼稚想法。毕股长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古人讲“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有恒心,有毅力,专心致志地去做,就没有不成功。

我的心渐渐冷静,逐字逐句反复改,毕股长又组织集体修改后上报。后来,这篇题为《加强团队军需仓库全面建设》的经验材料刊登在《军需》杂志上,又被收入《中国军事文库》。

毕股长安排我担任给养助理员。这个位置,官虽然不大,但手中有点小权力,全团几千人伙食费的审核、粮秣的拨付,都要经过我的手下拨。作战期间,我们团享受着一些紧俏物资的供应。红烧猪肉、酸菜、水果罐头等,味美价廉,官兵和驻地群众都非常喜爱。地方支前部门供应的阿诗玛、玉溪、大重九等香烟,包装精美,价格不足市场售价的一半。

有人给我出歪点子:把你管的物资拿点出来倒卖,早点迈进万元户行列。每当此时,老股长“我们是党员,要听党的话,公家的物资,一点也不能沾”的教诲就在我脑海里萦绕。

有一次,股里一名干部家属来队探亲,想买一箱761压缩干粮带回去给小孩吃。我请示毕股长:本股干部家属,先卖给一箱,下月向师部多申请一箱,不占正常指标。他严肃地说:“执行制度,人人都一样,股里的干部更应该带好头。”

毕股长对部属工作上严格要求,但在生活上慈爱有加。节假日,就把我们叫到他宿舍,拉拉家常谈谈心,从饭店端来一锅牛汤锅,支在煤油炉上,我们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说边吃,在潜移默化中,工作中的分歧、思想上的疙瘩,不解自开,股里风清气正,年年被评为先进。

时间似箭,岁月如梭。每当想起三十多年前老股长对我的言传身教,仿佛就在昨天。老股长是我人生路上的良师益友,是我为人做事的标杆,他对部属的厚爱,如细雨润物,流进我的心田,使我终身受益。

亲情

父亲这节课

□ 云川吉

32岁,在我的计划里,应该是结婚喜事的一年,没有等来婚姻里的她,却送走了我的父亲。癌症两年,让我明白了很多事,父亲也用短暂的61年人生告诉我,如何为人。

印象里的绝症,都是家人瞒着患者,我家却是反着的,父亲自己体检时发现了自己的病情。那个晚上,似乎一切如常,父亲淡淡地说道,他的身体出了一点小状况,我愣住了,父亲从未和我这样说过话,也没想过这个“小”问题,直接让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确诊那天,是我为父亲签的字,肺癌晚期,我和父亲平静至极,其实一直以来,父亲都表现得很平静。但我知道,对于我们一家三口来说,内心都是波澜。母亲痛哭,父亲拍着母亲的肩膀,“没事的,别难过。”

父亲选择了传统放化疗的路线,不管身体有多难受,他也从来没有跟我和母亲提过一次。到了后期,癌痛难忍,父亲也只是静静蹲坐在病榻,和我们微微一笑。

刚确诊时,父亲就和我悄悄说:“赶紧为你和妈妈买上一份重疾险。”而此后的两年,母亲一直相依在旁,为父亲奔波在各个医院,排队、缴费、陪着父亲化疗、放疗,每天和父亲说着鼓励的话,为他洗澡擦身子。在父亲临终前的一夜,母亲一直在病床前,父亲拉着她的手,不愿放开,一直也没有放开,有时候,当母亲凑到他身旁时,父亲会把头轻轻靠在母亲脸旁,就这样静静地。母亲和父亲开玩笑说,让儿子守你一夜吧,父亲立刻把头插在胳膊下,时不时抬起头斜眼看看母亲。直到母亲说她不住了,父亲才露出微笑。也许,爱情就是这个样子,我的一生必然有你,你的一生我来守护。没有言语的付出,才是骨子裡的爱。当爱你成为了一种习惯,那就不需要那些不着边际的情话,为你洗一洗弄脏的裤子,喂你吃一口饭,就是我的爱。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

自己曾经经历的那些爱情,又算得上什么? 原来所有的距

离,现实都是不爱的借口。

人只有在经历低谷的时候,才能看清身边的人。两年来,那些称兄道弟的虚假友情,如此不堪一击,有的甚至是十多二十年的朋友,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当然,有时候连亲情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友情呢? 家家都有各自的不幸,又何必矫情地要让每个人来分享你的痛苦呢? 就让那些该散的人散了吧。

到死都在为自己着想的,也许只有自己的父母了吧。父亲把这一辈子能给我的都给我了,到他走了,我才知道父亲爱我爱得那么深沉。后期,父亲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在临走前,难得清醒,父亲和我说的,却是拖累了我 and 母亲,让我回去一定要好好谢谢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因为他,耽误了我的工作。父亲的话,我啜泣着带到了。在他临走的头一天,他用尽全身力气,用嘶哑的气音,为我留下了最后的五个字,“照顾好自己。”然后冲我笑了笑。当晚,父亲就永远离开了我。

曾和父亲聊天,他说,这辈子的对不起你和你的母亲,没能好好陪伴你的成长,没能好好陪陪你妈妈。很遗憾,原来有很多的退休计划,被这该死的癌症给打乱了。父亲没再说自己的计划,只是告诉我,别给自己留遗憾。

每天在医院这个生命的修罗场,不断上演着孤独与倔强,教我如何面对临终关怀与选择,每天看着死别,我想有人和我一样宁愿生离,既然谁都走在死亡之路上,何必把日子过成丧日子呢? 谁也逃不过死亡。所谓人间,无非就是洒脱地死,坚强地活。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此生则不留遗憾。

父亲61年人生落幕,一生就是一堂课,谢谢父亲留给我的宝贵财富,虽平淡,却精彩,爱情、坚强、责任、乐观、不要留遗憾,父亲用他的一辈子,告诉了我男人的模样。这节课,我很受教。

这两年,都结束了,我们的生活依旧要继续,我牢牢记住了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五个字:照顾好自己。



谁最厉害 王晓东 作

诗苑

会泽水城梨园思红军

□ 付廷才

用水筑城,禄氏土司的霸业只剩下一个地名
用镰刀锤头筑城
1935年的暮春,猎猎旌旗
与万千梨花一起盛放
劳苦大众的队伍
多了1500个光荣的名字

扩红台,每一级石阶都是一个历史的印记
那么沉重,又那么坚实
带着肃穆与敬仰,我拾级而上
每一步都炮声隆隆
每一步都硝烟弥漫
每一步都有子弹呼啸而过
当年的会泽儿女
就是这样,巧渡金沙,突破川康,挥师北上。然后,浴血疆场,埋骨他乡

水城梨园,用一堆石头作一场宏大的叙事
树一座乌蒙磅礴的丰碑
那些历史性的遇见与别离
那些军民互动的场景,那些凝固的大手握住的温暖。那些刻入石头的精神和信仰
直到今天,仍然在时代的脉管里涌动、喷张

和野象一起行走

□ 吴兴葵

从去年春天开始
我就和野象一起行走
从西双版纳的勐养出发
我和象的心思一样
在这湛蓝的天空下
在这广袤的大地上
一定会有一个舒适安然的家
竹笋芭蕉嫩草野花
还有清澈的河流和安全的宿营地
这样的需求并不奢侈
远方 远方有吗

拖家带口的生活
对谁而言都不容易
更何况象群里也有娃娃
但生活就是这样
家庭的压力越大 梦就越多
越没有期待就越心空越害怕
别说一家之主夜不能寐
心焦的还有那老老小小和姊妹
谁不想过上康乐的日子
谁不向往美好的明天

走吧走吧
不要害怕
这一路要去的不是海角天涯
念去去
去去就回的地方是西双版纳
只要外面确实还无法让我们住下
勐养的山山水水
也不会把我们抛弃

翻山越岭 走村过坝
过了普洱墨江元江石屏红塔晋宁
直到安宁又向易门峨山新平回石屏
近千里的行程里有无数阴晴
象群里添加了新的生命
没有云豹没有豺狗没有蟒蛇
也没有那么多的蚂蝗和蛇蝇
两头新生的宝宝睡得多么地香甜

是的 这一路有太多的忍让和回避
这正是人象安全的前提
也是人们心地善良的体现
竖起长鼻迎空嘶鸣吧
这是对出行以来的总结和咏叹
这咏叹是对山山水水的感激之心
也是向一路陪伴象群
帮助象群的人们致敬

夏天已然快要退出季节的约定
但前面的长路依旧起伏未尽
我和野象一起行走
常常是深夜未眠
未眠的时间是象群的足音
沉沉的足音时远时近
在这一步一步的行走之间
那美好的家园啊
人们心里知道
象群心中明白
不在天边
已经不远